



手机里那个我不了解的母亲

母亲最近老是让人摸不着头脑，我怎么看也看不出她的“套路”来。问妻子，妻子也是一头雾水。母亲的头上似乎笼着一层浓雾，我们始终不能探到她的心思。

父母住在老屋里，联系不方便。我们要给他们买个手机，父亲坚决反对，说家里有电话，再买个手机费钱。听父亲这样说，母亲也没有表示异议，我们就把这事儿搁浅了。可是这个春天，母亲忽然问我有没有旧手机。

母亲要手机干什么，我把疑问抛给妻子，妻子却爽快地给她买了一部新手机。有了手机总该用啊，可是母亲并没有打过我们的电话；即使她有了电话也会背着我们，似乎那里面有什么天大的秘密。更奇怪的是，有了手机之后，母亲有时会整天不在家，连晚上也看不到她——这可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。想问她，又知道母亲的脾气——她要是不说，你问也白问。我这心里的疑团越来越大。



报上说，在江苏如东岔河，有一支由老年人组成的红色宣讲队，他们历时数年考证整理出465位英烈的故事，并坚持将这些事迹送进村镇与课堂。这群本该颐养天年的白发长者，选择用讲述对抗遗忘——他们怕自己遗忘，更怕后来者遗忘。

随着岁月流逝，那段烽火连天的历



祖母89岁，住老城区顶层，没有电梯，每天上下六趟。在菜市场买葱、买姜、买报纸。邻居说：“年纪大了，少出去。”她把报纸放在柜台上说：“腿是我的，我做主。”

而祖母头发全白，烫成大波浪，并非老年人的刻板小卷，而是80年代流行的样式：蓬松、有弧度。

有人劝她染黑，显年轻，她对着镜子捋鬓角：“年轻给谁看？我可是银狐，又
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跑去问父亲，他也说不知道。

这天，妻子突然有主意了，她藏起了母亲的手机。手机不见了，母亲突然忙碌起来，跑到家里来问我们有没有看到她的手机。我们都说没看见，她又风风火火地打算跑出去。

妻子叫住了母亲，说可以用手机拨号来找。母亲恍然大悟，赶紧拨起了自己的手机号，可是，回音却是：“手机已关机”。这下手机真丢了！母亲一下子瘫坐在地上。

“妈，不就是手机丢了吗？再买一个。”

“老了，老了，连个手机都保管不了，我还能做什么？”母亲言语中竟有了哭腔。我们又是安慰，又是开解。母亲这才说出了原因。

原来，父亲喜欢上下棋之后，白天晚上都钻到老年活动中心。母亲一个人在家无事可做，除了电视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我们虽隔三岔五过去，毕竟不能总陪着她。母亲的寂寞我们都忽视了。

后来，母亲遇到了余阿姨。她们本来就是发小，又都爱唱戏，同样的寂寞让她们有了共同语言，就经常走动。这余

阿姨不知怎么三劝两劝，怂恿起母亲跟着他们去唱戏。为了联系方便，母亲就想到了用手机。

母亲嘟囔着：“我知道你们不会同意我去唱戏，就没打算告诉你们。现在手机丢了，该怎么办呢？电话号码还好，里面还有许多照片……”她絮叨着，眼里满是悔恨。

“还有照片，什么照片？我们怎么不知道你会照相？”妻子连珠炮似的一阵发问。

“都是年轻人照了存在里面的，都是些演出时的照片。”

“真的啊，我来看看。”妻子这个没心没肺的家伙竟然不打自招地从口袋里摸出了手机，搜索起来。

“你这个死丫头。”母亲一看到手机忽然气急，跑上前来抓手机。妻子顽皮地将手机高高举起，母亲不再坚持，任由她“胡闹”。

手机里，母亲饰演的红娘顾盼生辉，俏皮活泼；母亲饰演的余太君雍容华贵，眉目带情……可是眼前的母亲呢？眼袋松弛，目光浑浊，身子臃肿。望望手机里的母亲，瞄瞄椅子上的她，我的心里似乎有一团火在燃烧，烧得我面红耳赤，烧得我不自觉低下了头。

章中林

银发不老，讲述生花

史正不可避免地变得模糊。亲历者在凋零，档案在泛黄，如果任由历史的细节被时间冲刷干净，后来的年轻人或许真的会淡忘。而这些历经沧桑的老人，他们本身就是活着的历史注脚。他们的讲述没有华丽的辞藻，却有直击人心的力量。在他们的讲述中，一个个有名有姓、有血有肉的故事得以还原，历史的温度触手可及。

数百位英烈的事迹，绝不是靠道听途说就能拼凑的，它需要严谨的走访、考证和整理，这对年轻人的体力和精力都是考验，更何况是一群银发老人。支

撑他们数年如一日坚持下来的，正是那团叫“信仰”的火焰。他们是在与时间赛跑，是在用余生为那些倒在黎明前的先烈“抢”回被遗忘的名字。这种近乎痴狂的执着，本身就是一堂最生动的信仰课。

更令人动容的是这支队伍身上折射出的积极老龄观。当他们站在讲台上，看到台下年轻眼睛里闪烁的光芒时，那种被需要、被尊重的获得感，是任何保健品和棋牌娱乐都替代不了的。他们的“老有所为”具象化了。他们把满头银发变成了最耀眼的徽章。

明伟方

不乖的优雅

不是黑猫。”

她的衣柜里没有一件老人衫，藏青、绛红、墨绿，都是鲜亮的颜色。

去年冬，祖母穿红大衣去吃喜酒，一桌老人灰扑扑的，只有她像一团火。亲戚们私下说：“太艳了，把新人压住了。”她端起酒杯说：“我压的是自己的场子，与旁人无干。”

祖母独居，从不让子女常回家：电话多，礼物多，嫌占地方。

母亲节，小姑提来水果，第二天祖母全放在门卫室，贴纸条：“谁爱吃谁拿，别坏了。”小姑为此都气哭了，她打电话：“你哭什么？我不爱吃甜，也要强迫吗？”

社区装紧急呼叫器，第三天祖母就拆掉，零件塞进饼干盒。居委会的人来，说怕她摔跤，她指着阳台的绿萝：“植物蔫了就浇点水，死了就换掉，别把我当成瓷器。”

早餐雷打不动是白粥、酱黄瓜和全熟水煮蛋。跟前的人提醒说：“老人家吃点软烂的。”她“咔嚓”咬一口苹果说道：“牙跟胃都没意见，我更没意见。”

祖母抽屉里藏着三样东西：外公的老照片、手写的菜谱和一堆剪报。

全家劝她去养老院，说有医生、有伴儿，省心，她把瓜子一放，拍拍手：“省心是你们的，堵心是我的。”

“我活89年，最后的日子还得由我。”

她仍旧每日上下六趟，步子慢，但没停过，有人说她该服老了，她笑，露出那颗40年的金牙：“老没跟我商量，我干啥要给它面子？”

上个月，祖母在菜市场摔了一跤，膝盖磕青了，坐在地上起不来，摊主扶她，她摇头说：“等会儿，歇口气。”5分钟后，她自己爬起来，把裤子拍干净，把掉地上的菜捡好，一瘸一拐地回家，没告诉任何人。

她一个人打扑克，出牌较慢，一张牌捏很久，我问：“赢了没？”她说：“两边都是我，输赢都是自己，牌要打下去，不打就是认输。”

此刻，我明白：祖母的优雅，不是温顺，是不讨好、不解释，不按别人的规矩活，像一棵老树，皮裂枝斜，也不愿修剪成迎合世人的盆景。

楼道里传来唱机的声音，“咿咿呀呀”，倔强又清亮，那是她的节奏、她的姿态，那是不被裹挟的老去的优雅。

陈金丽

父亲的成就感

父亲一生坚持学习，乐于接受新知识。年轻时，除了干好本职工作外，读书看报始终是他生活的一部分。退休后，他有了更多时间阅读，时常让我给他带回带几本书或杂志，一字一句看得很认真。

父亲阅读时有个习惯，身边总要放个本子、放支笔，还有一本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，但凡遇到好的词汇，或是描述人生哲理的佳句，便记下来；如果遇到生僻字，也要记下来，通过查字典确认，力求弄清它们的读音和意思。

去年一个夏日的午后，父亲对我说，“近日看看书报时，总会见到几个不认识的姓氏，比如前天看电视，见中国乒乓球队有个女选手，姓‘蒯’，一查字典才知道，原来这个字也是姓啊。都说百家姓，咱平日里惯见的是‘赵、钱、孙、李、张、王、吴、刘’这些，我看，中国的姓氏不止几百个，或许更多呢。”我点头赞同。他接着说，“我有个想法，准备把《现代汉语词典》认真查一遍，看看中国的姓氏到底有多少，先查单姓，再查复姓。对我来说，也是个学习的过程。”他说着，很感慨的样子。

从父亲的言语中听得出，他要将这个想法付诸实施了，可我有些不太在意。心想，汉字有好几个，自然有许多不常见的姓氏，遇到了，留意一下就行了，哪能查得过来！别说没那闲工夫，就是有，统计出来又有什么用？于是就“泼冷水”：“上网一搜，眨眼就出结果，还用得着您费时费力翻字典！”说着，我便拿起手机，准备搜索。父亲说，“不用查，网上肯定能得到答案，但我想自己统计，也是个学习的过程嘛。”说着，拿起桌上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掂了掂，似乎决心已定。

尽管我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，但还是支持父亲的这个想法。我们都爱读书看报，经常遇到生僻字，“随手查”已成习惯，而对于某些不常见的字，尤其是姓氏，确实我也很生疏，比如父亲有一回提到的“逢、槐、官、郜”，还有更多平时没见过的，遇见了不免新奇。父亲要是真能通过查字典统计出有多少个姓氏，而不是通过网络获取，定然很开心。

他先依照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总页数，计划了每一天的进度，尽量做到准确细致，避免遗漏。然后，他逐页翻找，只要某个字是姓，就记下来。他每天大概要查100多页，用了20多天时间，把字典翻了一遍。其间，但凡遇到我俩从来没有见过的姓氏，他便对我说，“原来，这个字也是个姓啊。”成就感溢于言表。经他这么一说，我脑子里会自然而然地想要搜索身边有没有这个姓的朋友或熟人。

那些日子，父亲把所有查找到的姓氏，一律加上拼音，标注声调，誊了三遍，终于统计出《现代汉语词典》里做姓氏的字有1892个（仅指单姓）。父亲说，“遗漏在所难免，毕竟年纪大了，眼神儿不济了。”看他把每个姓氏在本子上誊写得工工整整，我为他感到高兴。他摩挲着本子，不无得意地说，“遗漏肯定有，但估计不到1%吧。”

在查找的过程中，父亲不单把每个姓氏记下来，还要弄清这字的含义，比如，是否为多音字、能组哪些词汇等。他说：“通过这项工作，我认识了不少生僻字，也学到了许多新知识，收获不小。人嘛，活到老，学到老，挺好。”之后，他把誊好姓氏的本子放在床头柜里，一有空就拿出来看看。对他而言，查找只是个过程，目的是要认得，最好还能记住。

1892这个数字一定不是精确的单姓氏汉字数，但父亲通过自己的“笨办法”，得到了想要的答案，这个过程让他感到由衷的快乐和充实。

许玮